

第一話

同仁堂中興人物——樂平泉和許葉芬



筆者先曾祖父樂平泉（一八一〇—一八八〇年），又名清安，號印川。他身材高挑，面白鼻直，儒雅俊朗，待人寬厚，是一位精明強幹的人。

印川公出身貧寒

樂平泉，後代族人尊稱他為印川公。他是樂鳳儀（萬全堂創辦人）四代孫樂嵩年的遺腹子，孤兒寡母，其幼年時的清苦生活可想而知。少年時曾在紙店學徒，冬日夜衾不足，夜晚不得不以紙摺壓足以取暖。筆者孩提時，在家族學童中就盛傳「老祖宗蓋紙被子」的故事。

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年），印川公過繼給大柵欄同仁堂藥店創辦人樂鳳鳴一支的後人樂百齡名下為嗣，那時百齡已故，實際上是在百齡之母名下為孫，並以這樣的身分進入同仁堂。

印川公經營同仁堂

在經營同仁堂之初，印川公把僅有的收入分成若干份給族兄們，以安撫他們，並議定：「……同仁堂藥鋪永為清安世業鋪底，傢俱虧空賠賺，均與族兄三家無干。」這樣，他就沒有了後顧之憂，可以全力與競爭對手周旋，從而達到恢復祖業之目的。這時，他

在店內除了有一鋪東名義外，每日僅掙字號錢五吊¹，此款即同仁堂老匾及前堂桌椅所值費用。多年來，同仁堂一直典租給外姓，印川公一心想收回同仁堂，重振祖業，便到太原做了兩次買賣，在同仁堂附近開了廣仁堂藥室。店雖不大，卻賣他獨創的丸散，鄰里鄉親也很買他的帳。過了兩年，典租同仁堂的董某感到獨力難支，提出想與印川公合作。印川公提出的條件是，他獨創的丸散可在同仁堂售賣，但這些藥必須由他親自配製，同仁堂不許要此配方，而得錢百分之六十歸印川公。雙方議定後，印川公結束了廣仁堂，以寄賣的方式擠垮了董某。四年後，即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印川公全部收回同仁堂，契約上寫明董某因生意消疏，日虧一日，自願把同仁堂歸還給樂家。印川公僅用十二年就全部收回了同仁堂，也結束了九十年來同仁堂一直典租給外姓的歷史。

樂印川及許葉芬採取的有力措施

一、同仁堂的家族式管理

同仁堂自創立以後，一直實行的是家族式管理。儘管世代更迭，樂氏後人基本上也都遵循這幾條規定：

1 一個銀元可換兩百三十十大枚，五大枚為一吊。

首先一條就是自東自掌，自己既是東家，又是掌櫃的。一般字號的掌櫃在同仁堂降一級稱為查（音紮）櫃的。樂家的帶頭人每天都要「上會」，所謂「上會」就是到櫃上或製藥廠去巡視，當場解決要處理的問題。

配料子也叫合料子，即稱取配製丸散膏丹所需用的貴重藥材的分量，如牛黃、麝香、人參等，樂家的帶頭人要親自操作或在旁監督。

同仁堂當時不設分號，為的是杜絕假冒偽劣藥品。印川公掌管同仁堂時，在樂家就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一天，同仁堂門外聚集了許多人，其中一個老漢哭訴，老伴中風，吃了「同仁堂」的藥病更加重了。樂印川出門向老漢索要他老伴吃的藥，一看蠟丸上打著牛黃清心的戳子，他端詳了一陣，發現藥的顏色不對，嘗了一下，味道愈發不對。他對老漢說：「您受騙了！」於是叫夥計拿出一丸本堂的牛黃清心來對比，發現同仁堂的藥丸呈橘紅色，味甜微苦，老漢帶來的呈暗黃色，苦多於甜。

通過此事，他叫人明查暗訪，發現有名于大、于二者，私刻同仁堂印章，售賣假藥，使同仁堂聲譽受損。同仁堂報官後，官府將于大等枷號示眾。

印川公在世時，以他的夫人許葉芬為首，樂門女眷都要參加包金裹藥的勞動。

同仁堂不用徒弟，只請有能力、有經驗的藥工師傅。家族內部還有規定：不許樂姓子孫做藥業以外的行當；更不准開當舖和放高利貸，因為那是欺負窮人的行當；也不許開飯館，因為殺牲太多。

二、不怕價高，只要貨好

每年春秋兩季，同仁堂都要到河北祁州（安國縣）藥市去買藥材，總是選取「地道、純潔、上等」的藥材。同仁堂所選藥材品質最佳，出價最高，購買量大。當時，同仁堂還承辦著御藥房的供藥，所以地位非常顯赫；同仁堂不到，藥材市場就不正式開盤。例如同仁堂買犀角的量約占藥市上總數的百分之九十；買大黃要最盜實的，不要發泡的；買天花粉要條粗有粉的，不要條細筋多的；有時只要袋內或筐裡最上面的幾層所謂「頭水兒貨」。

當時，樂印川得到了天彙、天成、隆盛及滙豐四大藥行強有力的支持，河南懷藥商「杜盛興」對他的幫助也很大，都可以先用貨，後結帳。「杜盛興」的「杜字麝香」遠近有名。印川公對丸散的品質一絲不苟。有一回同仁堂要配烏雞白鳳丸，可僅有十幾隻純種烏雞了，不夠一料所需的三十二隻。有人說偶爾用一次身有雜毛的也可以吧！印川公馬上嚴肅地說：「保障藥品品質是同仁堂的首要責任，寧可斷貨，也一定要保證丸散的品質。」

三、印川公做官為的是同仁堂

印川公與官府往來頻繁，他先捐了一個四品官，後來又捐米八十六石、銀票四百三十二兩，得到從二品典封。有了頂戴，同仁堂的經營也便利多了。這時他還兼任廣亨及廣通兩家錢鋪掌櫃，對同仁堂資金流動帶來了不少便利。

四、多做善事，利人利己

清時，每年北京城內都要挖溝一個月，印川公命人在四城都設有溝燈，燈籠上用朱筆寫著「同仁堂」三個大字，非常醒目，既方便了行人，又作了宣傳。遇到會試之期，他向各地舉子贈送藥品，在《二十年目睹官場之怪現狀》中有記載，江南人把同仁堂的萬應錠作禮品互贈，並戲稱該藥為「老鼠屎」。冬辦粥廠，夏送暑藥，這是同仁堂的慣例。雖贈藥不多，效果卻很好。同仁堂還出資辦了一所普勵小學²。電視劇《大清藥王》的編劇、著名作家、戲劇學家張永和及電視劇《大宅門》的著名編導郭寶昌均畢業於此。普勵小學校門正對同仁堂製藥廠後門，校內傳頌著許多同仁堂的故事，所以兩位的作品都與樂家氛圍對路，大體上符合當時的情況。筆者兒時，同仁堂曾一天捨棺木七口，後改三口。到七七事變後期，同仁堂也是困難重重，每日僅捨一口了。

值得一提的是普善水會。同仁堂從德國購買了一架水車，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皇宮貞度門失火，延及太和門及庫房，宮中和王府的水車噴水都達不到太和門的高處。當時由樂達亨把著水車唧筒嘴，噴射出巨大水柱，很快撲滅了殿頂大火。慈禧太后聞訊甚喜，表揚了普善水會，賜名該水車為「小白龍」。據稱那次大火恰值光緒大婚期，連彩牌樓都燒著了。

2

普勵小學位於崇外西打磨廠，現更名為同樂小學，與同仁堂樂家老宅（現為北京同仁堂中醫醫院）相鄰。

印川公周濟窮苦百姓的事例更是屢見不鮮。有一天，一位賣菜老漢因老伴腿痛想買虎骨酒，但錢不夠，只好先買二兩。印川聞訊後，進一步地了解了詳情，馬上送給老漢一瓶虎骨酒。老漢的老伴喝完該酒甚是有效，正不知怎麼辦才好時，同仁堂夥計又送來一瓶虎骨酒。為了感謝同仁堂，老漢給印川公送了一車菜。印川公不但付了菜錢，還送給老漢兩瓶虎骨酒。

印川公的續弦夫人許葉芬

筆者曾祖母許葉芬（一八二七—一九〇七年），號少雀，出身名門，知書達禮，文墨頗深。婚後印川公不再是孤軍奮戰，而是兩人一道經營同仁堂，管理得井井有條。印川公逝世後，老夫人獨掌同仁堂二十七年，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同仁堂也因此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和發展。印川公剛去世時，社會上有一種流言，說：「用不了幾年，看他們蹲橋頭，抱砂鍋吧！」意即老樂家將淪為乞兒。這時，老夫人帶著四個兒子，即孟繁、仲繁、叔繁和季繁（後人稱之為四大房），正以奮發圖強、冷靜沉著的精神面貌來面對這一局面。首先，老夫人在母子間進行了明確的分工，老夫人抓全面，孟繁掌外，仲繁掌內，兩弟協助工作。這樣，樂家平穩地度過了這段時期。

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年），許葉芬親自抄錄了《同仁堂丸散膏丹下料配方》一書，

存於太醫院。

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年），《同仁堂藥目》發行，名籤上是許葉芬署檢。這個藥目是同治年間印川公和老夫人共同制定的，比過去的同仁堂藥目更加完善，共收藥目四百九十五條。

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侵華時，許葉芬帶領全家去太原避難，戰亂中同仁堂受到大火波及。次年老夫人回京後，重謝了留守人員，同時獎賞了保護同仁堂老匾的藥工張翊亭。老夫人將老匾油飾一新，懸掛前堂正中，兩側增添了請鐵帽子王愛新覺羅·壽豈寫的「靈蘭秘授」及「瓊藻新栽」兩塊橫匾，這一店容持續到解放初期。

許葉芬老夫人多年堅持每天上會，對同仁堂的情況瞭若指掌。她發現老的工資制度不夠完善，遂創建了新的工資制度，即把工資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固定工資，即月工資，第二部分是日工資，名為「另錢」，就是每天從售貨總額中提成出來的錢，含有多勞多得的先進理念，調動了職工的積極性，對同仁堂的發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老夫人一言九鼎，知人善任，賞罰分明，堂內外都有很高的威望。她勤勞樸實，很有創業者風範。從老夫人的遺物來看，她房內一個普通的炕，炕框上僅有簡單紋飾，房內有長寬均為兩尺的四個方凳和兩張榆木擦漆的桌子。她對同仁堂的事不分巨細，都要關心。先生給她送帳，她都要起身迎送，對職工伙食也很關心。老人教育好了兒子們，又著眼在孫子裡挑選好苗子。晚年，她還想見樂家再下一輩人，讓重孫子早早完婚。重孫子媳婦也

懷了孕，老夫人卻病故了，享年整八十歲。同仁堂和樂氏子孫無不感到掌門人離去後，再無人能挑起這副擔子，再無人能像她老人家這樣面面俱到，做到人人心服口服。

後世春秋

一、家族內出現的骨幹菁英

同仁堂樂家以本房或個人名義開設的樂家老鋪多達四十四家，樂家老鋪遍及大半個中國的大中城市。樂家男女後人從事中西醫藥事業的人數眾多，其中不乏骨幹菁英，例如大房的樂夔，就是醫藥界的前輩之一，也是第一批將歐西的藥文化介紹到中國的前輩之一。其弟樂孚是法國巴斯脫醫藥研究院的院士。在祖傳醫藥方面，四房的樂達仁在全國各地開了十家達仁堂。他是老祖母親手培養的苗子，曾旅歐遊學四年，在德國停留時間較長。在八國聯軍侵華後，他奮發圖強，自覺到老櫃（指同仁堂）去當「學徒」。三年後，他通曉了藥業各方面技能，又隨老祖母每天上會數載。他在達仁堂首先使用電碾，主張高質高價，也首次把鹿茸片分為血片及一般片幾個等級。達仁堂的聲譽及營業額在樂家老鋪中是首屈一指的。但他也不無憂慮，曾言：「中醫藥只有這二十年了，日後必被西醫藥所替代。」

二、金庫主任

在二十世紀四〇至五〇年代，二房和三房中都有樂氏家人參加革命。值得一提的，二房的樂元可及夫人李錚為地下黨保存資金的事蹟。

元可兄少年時在頤齡堂當學徒，他常自豪地說：「我是提溜著掃帚把兒出身的！」他曾在京劇名家王瑤卿處學習青衣三年，成為京城名票，後隨其父開設永仁堂。永仁堂地處王府井，生意非常興隆。他的夫人李錚幹練機警，勇於任事。七七事變後，地下黨員、我們的表兄楊寧（原名德修）來到他家。通過認真審查，認為他們夫妻都痛恨日本侵略者，同情革命，元可又曾作過學徒，知道勞動人民的甘苦，可以讓他們為革命做點事。後來李錚的六弟李凱也來到他家，他也是地下黨員。李錚的七弟隨後也到了他家，他是國民黨退職軍官，曾任營長，在任時蔣介石曾贈他中正劍一把，並有訓言三則：「一為指揮，二為殺敵，三為自用。」他的朋友多為國民黨空軍，也經常光顧樂家東院。在這樣複雜的情況下，元可經常要為地下黨買藥，李錚以樂家大奶奶的身分，不時與地下黨接觸，接頭地點常在東安市場五芳齋飯館。在那物價一日三變的日子裡，元可為避免損失，要經常將現金換為金條、銀元或藥材來保值，地下黨稱他們夫婦為「金庫主任」。他們的子女也很早就參加了革命，他們的女兒在日本投降後就到了解放區。

吾樂家同仁堂自前清康熙壬午年開設於舊都正陽門外大柵欄路南至今近三百年馳名中外民國己巳年復在南京城內三山街路西開設同仁堂分



我樂氏北平同仁堂之門西

號至各省商埠所設之同仁堂藥店雖曰同仁字樣非吾樂家所有今將北平同仁堂老藥鋪正面攝影俾供參觀以別真偽
同仁堂鋪東樂詠西謹識

早期的同仁堂老藥鋪